

那一年台风

□叶龙虎

1973年，我在解放军某部12连当副班长。

一个夏日的午后，我和六七个战友在连部看完电影后回观察哨。中饭后下山去连部时还阳光灿烂，这会儿看完电影回观察哨却已风雨交加。原来，台风登陆了。

悬崖边崎岖的山路上，狂风暴雨几乎让我们无法迈出脚步。路的右侧是海，只见崖下惊涛骇浪，涛声震耳欲聋。我们侧着身慢慢移动，生怕一不留神就被台风刮进大海。

忽然，隐隐约约听到涛声中有呼救声，到悬崖处探头一看，一个渔家的孩子紧紧抱着被浪头打散的养殖海带的毛竹架子，随波逐流，眼看就要被浪头吞没了。班长是1969年入伍的老兵，金华人，在这危急关头，他奋不顾身跳了下去，想把毛竹架子推到崖边。可浪头实在太大了，拍过来有几丈高，退下去又像到了深渊。尽管他的游泳技术是一流的，但根本无法将毛竹架子推到崖边。我们在半山腰干

着急，没法帮上忙。我当即让一个战友下山去渔村，找当地的渔民帮忙，又让另一个战友到山顶的营房，看看有没有可以用来营救的物件。战友很快找来一条很粗的绳子，一头绑在峭壁的树根上，另一头扔向班长，想用绳子绑住毛竹架子拉过来。可风浪实在太大了，绳子根本无法投准，不是被风吹得更远，就是被浪头打回来。毛竹架子上的人眼看就要坚持不住了。作为副班长，我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心一横，将绳子的另一头咬在嘴里，也跳了下去。平常，我游泳就不是很好，这时更不是大自然的对手，感觉身体像一根稻草，一会儿被抛到峰顶，一会儿沉到谷底，喝了几口苦涩的海水，绳子早已不知去向。班长见我岌岌可危，奋力将毛竹架子推了过来。

这时，下山求救的战友带着一群渔民来到悬崖上。他们拿着长长的船用篙竿，趁着浪头扑上来的瞬间，迅速将把篙竿伸到我们的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沉下去又被抛

上来，反复了好几次才抓住篙竿。最先救上去的当然是孩子，我是最后一个上去的。等我抓住篙竿，刚好浪退了回去。我被浪头逼下去时露出的锋利礁石刮到了，右手臂顿时鲜血直流，右边的裤子也割破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三个人全部脱险了。

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考验。我万分感激，危急时刻，是班长推过来的毛竹架子给了我生的机会。这也让我更理解战争年代那些为战友挡子弹的行为。战友情比天高、比海深。

第二天上午，灯塔大队的渔民黄阿弟带着他被救的儿子，专门上山来感谢解放军，送来两本《雷锋的故事》，分工协作，其乐融融。第三天上午，灯塔大队的全体干部和部分群众以及黄阿弟全家敲锣打鼓送来感谢信。

大概隔了一个星期，营部林副教导员专门赶到我们连找我谈话，说营党委要为我请功。我很坚决地谢绝了。我说：“我除了流了点

血，根本没做什么。那个孩子最终是渔民救起的，我和班长也是渔民救起的。如果不是渔民冒着台风，背着那么长的篙竿及时赶到，我和班长说不定已经牺牲了。上级领导如果一定要给我记功，会让我惭愧一辈子的。”记功是免了，但到了这一年的年底，营部还是给了我“营嘉奖一次”的表彰，我不知道与这件事有没有关系。

如今，梅雨季节，我右手臂上的几道疤痕还会发红、发痒，提醒我这段难忘的经历。我依旧保留着那本《雷锋的故事》，扉页上有几行毛笔字：“赠给奋身救人的毛主席的好战士留念！西台公社灯塔大队黄阿弟，73年5月26日。”读到这些文字，我仿佛又走进了那段激情燃烧、军民鱼水情深的岁月。

我的战友舒惠章也告诉我：“1971年，我在5连当卫生员，5月的一天，狂风大作，雷阵雨倾盆而下，一个浑身湿漉漉的渔民慌慌张张跑进卫生室求救，说是响雷将停泊在港湾中的一艘木帆船的桅杆打断了，一个渔民被雷电击中昏迷。指导员得知后与我去一起救人。我撬开伤者的嘴做人工呼吸，指导员做胸骨按压，过了十分钟不到，伤者的呼吸、心跳恢复，我们随即将伤者送到营部卫生所，终于使伤者转危为安。”这就是军民鱼水情！

排尽空气，就可以了。另一种较为传统的包法则是放足饺子馅，自左到右拉着饺子皮依次挤压。我到现在都只会第一种。

包好的饺子排成一条白色长龙，满满一桌子，煞是好看。然后，我们拿到炊事班，倒进又大又深的一口铁锅。“扑通、扑通”，饺子如小白龙戏水，争先恐后地扎入清澈见底的水里。煮熟后，一顿美味可口的水饺落肚，有战士用手轻轻按摩着自己微微鼓起的肚子，露出憨厚的笑容。

兴之所至，特赋诗一首，名为《军中饺子宴》：“遥想当年迎八一，军营幸甚又屠牲。梧桐亲吻红泥瓦，面杖翻腾白玉瓔。五指山中包笑语，三军釜里煮欢声。举樽空望江南月，无酒怀装报国情。”

在新兵营，最怕的莫过于晚间的紧急集合。有一天晚上，刚睡下不久，紧急集合的哨声就响了。没有经验的我脑子一片空白，慌乱之中，竟把上衣当裤子，拼命地往脚上套，不仅自己出尽了洋相，还给班里丢了脸。

部队像一所学校，学习、训练安排得满满当当。在大家的推荐下，我当起了文化教员，教战友们写家书。部队也像一个大家庭。大家同吃一锅饭，同睡一间房。有人生病，战友们会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加面条作为“病号饭”。记得有位安徽籍战士家中遭遇洪水，房子冲垮了，战友们把攒下来的津贴捐了出来。部队更像一个大火炉，许多人在部队里入了党，立了功，提高了，为之后的成长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部队生活是短暂的，但是部队给人的锻炼是一生受用的。有人说，好男儿不能没有当兵的经历。的确，当过兵的人都有相同的感受，在部队里形成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影响着我们的一生。

“黄沙吹老了岁月，吹不老我们的思念。”思念曾经生活过、战斗过的绿色军营，以及一起摸爬滚打的战友！

退役老兵致敬 “八一”建军节二首

□陈方荣

忆秦娥·从军行

从军行，辞别亲朋故土情。故土情，山水之恋，养育之恩。

男儿报国献忠诚，一腔热血铸军魂。铸军魂，敢打敢拼，雷厉风行。

蝶恋花·打坑道

新疆边陲六月热，国防施工，战士情更切。钢钎飞舞炮声急，铁锹洋镐齐努力。

地下长城坚如铁，装点关山，更胜分外碧。战天斗地丹心赤，军旅征途留功绩。

野炊

□姜兆鹏

小学毕业前，班主任杨老师决定组织一次野炊，不仅让同学们自己煮饭、烧菜，还举办煎鱼比赛。他把全班同学分成六个小组，每组五人。野炊地点在陆埠五马山斧头岩下一条山涧旁，离学校不远。

那时没有方便面这类简易食品，不仅米、菜、油、盐带自己带，连镬、碗等也得自己带。我们组安排我带油以及酱油、盐。酱油和盐还好说，油就有点困难了，因为家里本来就不够吃。我好说歹说，才让我妈将一只空药瓶里倒了一点。她再三强调炒青菜放一滴油就行，煎鱼油一定要多放点。

野炊那天，走在最前面的是张忠良，背着一只尺四镬，拎着一只高脚篮，里面装满了各式碗，有盛汤的大海碗、盛菜的高脚碗以及吃饭的小碗和筷子。他比我高半个头，身材粗壮，说话声音洪亮。我那时看过《三国演义》，老想他要是长胡子，可像张飞了。

走在我前面的是黄月菊，她高我一头，长得很清秀，身材纤细，说话轻轻的，走路也是轻轻的。她爸爸定居香港，是个木匠高手，在我们镇上很有名，也很有钱。她提了一只杭州篮，那是城里人才用的东西，连篾片都是精心打磨过的，一点毛刺也没有，不像我们用的竹篮，篾片能扎人。我瞅了一眼篮里的东西。钢精锅！好家伙，那在当时是挺稀罕的。篮里还有一瓶油、一瓶酱油、一瓶味精、几根葱。

队伍走过撞钟山王烈烈士墓，拐进一条土路，许是路面变窄，许是篮里东西重，一位同学的篮子突然掉在地上，摔破了一只碗。他顿时倒地哭了起来，说：“妈妈要骂咯，爹爹还要打一顿。”杨老师说：“那一摸一样给你买一只。”他才破涕为笑，重新上路。

野炊的地方真是不错，三面环山，有成片的翠竹林和高高昂着头的松树林。泉水从山的缝隙中涌出来，汇集一块，然后跳跃着，欢唱着顺势而下，时而跳过似虎如牛的岩石，时而在沙石滩里转弯，留下一汪汪清水，犹如一颗颗珍珠在发光。我们的野炊地就在这一颗颗“珍珠”旁边。

各组在各自的“珍珠”旁安营扎寨。

我的任务是捡柴。这是我的强项，周六下午和周日我常去捡柴。我先捡了一些松毛丝，好引火，再找来一些干柴，地上没有，就折干枯的树枝。等我捡完一捆走到营地，已有几缕炊烟袅袅升起。看来我落后了。

同学们已用几块石头搭了一个不规则的半圆灶，尺四镬放上去虽然有些晃，但再垫块石片就基本稳了。灶不能太密封了，得留几个洞，好让空气流通，柴才能烧得旺。

米早已淘好，直接倒入镬里。一根火柴“哗”的一声把我捡来的松毛丝点燃，那火苗立刻把干柴引着了，越烧越旺。不一会儿，米汤已溢出镬盖，在镬沿逗留了一会儿便溜回镬内，又一会儿镬里响起吱吱声。这是我妈教我的饭熟了的标准。这不顾同学的反对，去了镬边，手一碰到镬沿，就烫得我跳了起来，急忙找了块抹布，才“化险

军中饺子宴

□张能菊

办一年一度最为盛大的饺子宴，欢度佳节。

我所在的侦察排标图班肩负师司令部战备空情值班任务，有八九个兵。节日那天，我们班派人从炊事班领来足够数量的面粉和饺子馅，取出一根擀面杖和一块平常抄报训练用的方方正正的五合板。老家常吃饺子的一位老兵自告奋勇地负责面粉的调、揉、滚、分段，另一位老兵则熟练地挤压出一张张中

间稍厚、四边薄的饺子皮，剩下的人负责包饺子。全班战士除去值班人员，分工协作，其乐融融。

我们浙江籍新兵平时多吃大米饭，不会包饺子。初次包饺子，得自觉地拜老兵为师，虚心讨教。通过一次言传身教，基本能掌握包饺子两种方法。一种包法简便、快速，而且好掌握，即取来一张饺子皮，放好足量的饺子馅，将饺子皮的中间拉拢，再用双手使劲一挤，

那年，我们去当兵

□胡仲光

上世纪60年代末，一度中断的征兵工作恢复了。

才18岁岁的我和家兄也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背上绣有“为人民服务”的挎包，穿着令人羡慕的军装，开始从军的征途。

那天，余姚火车站红旗招展，人声鼎沸，站内、站外挤满了人。人群中，大多是排着整齐队伍的新兵和前来送行的亲属。突然，我发现有位手拿小红旗的站务员很面熟。这不是给我拾鞋子的解放军吗？

那是两年前的一天，我们一行四人瞒着大人偷偷跑出去，一口气跑到了十五公里外的余姚县城。有人提出去火车站，看看火车长什么样。因为我们家离县城太远，平时根本没有机会进县城，更不要说看到火车了。火车站到处是背着大包、小包的人，我们小心翼翼地晃着手中的学生证，站岗的解放军挥着手让我们进去了。不一会儿，镶嵌着硕大的红色五角星、两旁喷着

白色烟雾的火车头拖着长长的绿色车厢缓缓地开了进来。我们的情绪到达了高潮，因为我们终于看到火车了。“这几位同学怎么不上车？”一位解放军走过来。我们四人涌向车厢门口，可太拥挤了。这时，有人向车厢扔行李，然后从窗口爬了进去。我们灵机一动，也跟着爬进去。“同学们不要爬窗口，危险！”那位解放军跑过来，在车内乘客的帮助下，我的大半个身子已经进了车厢，但慌乱之中，我的一只布鞋从脚上脱落下来。“我的鞋！”我大声叫着。“别慌，我替你拾。”那位解放军和蔼地对我说，“小同学，以后可别爬窗了，这样很危险。”我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他转过身，招呼大家排好队，别拥挤，并扶着一位老人上车……

“你好！”我跑了过去，向他打招呼。

“你是？”他想不起我是谁。

“我是前年爬车窗掉了鞋子，

你帮着拾的那个小同学呀！”我说。

“哦，想起来了，你好！时间过得真快，你们也要当兵去了，而我已经退伍了。”他接着说，部队是个大学校，值得一去。

还是那镶嵌着红色五角星、两旁喷着白色烟雾的火车头，拖着长长的绿色车厢，载着新兵缓缓启动了。我趴在车窗边，那位站务员摇着手中的小红旗向我们致意，隐隐约约传来：“小战友，好好干！”后来，我听说，这一年在余姚征的兵有1600多人，长长的军用专列运送了好几天。

来到部队，什么都感到新鲜，又什么都不会，“走路、吃饭、睡觉、整理内务”都得从头学。

我们在新兵营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队列训练和思想政治教育，又苦又累，枯燥乏味，这是大家不曾想到的。几天下来，就有人受不了了，偷偷溜了出去。当然，等待他的是一顿批评。

峰峦叠翠

南竹 摄 小松 诗

胸襟一瞬间开阔
如绵延远去的峰峦
白云荡漾，松涛回响
一种坦诚与旷达
在内心深处波澜壮阔

一切还在眺望之中
风像山一样青翠
山像风一样清爽
此刻无法形容的心情
极目越过峰峦叠嶂
与流云一起飘向远方

聆听风过翠竹的安宁
面朝群峰，绿浪起伏
一个心愿在余山姚水间升起
祝愿我爱和喜欢的人
胸中有丘壑，眼里有山河
将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